

NAOGUIDEYANSHI

闹鬼的岩石



闹鬼的岩石

(美) 玛丽·柯·珍妮著

姜 峰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闹鬼的岩石

(美) 玛丽·柯·珍妮著

姜 峰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字数50,000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830

书号：10096·311 定价：0.27元

修伯特——安娜贝拉的儿子

洁妮丝——修伯特的表姐

汤米——洁妮丝的弟弟

安娜贝拉——山景旅店的主人，洁妮丝和汤米的姨妈

格兰特——美国边防巡警

贾雷特——帮助偷渡的犯罪集团的骨干分子

· 内容简介 ·

新开张的山景旅店门可罗雀，生意很不景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围绕着这幢楼房，一直流传着一个耸人听闻的闹鬼的传说。因而使人们望而生畏，不敢光临。修伯特、洁妮丝和汤米，是三个机智、勇敢、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不信神鬼，不讲迷信，通过多次调查、访问，终于解开了闹鬼之谜，帮助边防巡警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好评。作品内容健康，语言明快，故事有趣，值得青少年一读。

目 录

第 一 章	山景旅店	(1)
第 二 章	石中鬼魂	(9)
第 三 章	怪客来访	(19)
第 四 章	楼顶脚步	(29)
第 五 章	边境忧患	(35)
第 六 章	楼上之谜	(42)
第 七 章	暴雨之夜	(50)
第 八 章	乌鸦重访	(56)
第 九 章	善良老人	(63)
第 十 章	山梁夜宿	(68)
第十一章	真相初露	(74)
第十二章	一网打尽	(81)

第一章 山景旅店

—— 看见信箱里的粉红色信封，洁妮丝的心就欣喜地跳动起来。用粉红色信封的人，肯定是安娜贝拉姨妈，而不会是别人！她从信箱里拿出信，飞快地看了一下笔迹。嘿！一点没错，就是姨妈来的信！

她沿着通往屋子的小路飞快地跑去。接到安娜贝拉姨妈的信，总是那样地令人振奋，因为她和她那十一岁的儿子修伯特常常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可是这次是什么呢？洁妮丝却想不出来。

她的弟弟汤米坐在门廊的栅栏上，正在一根木棒上刻一个小人像。一看见粉红色信封，他忍不住欢呼了一声。

“安娜贝拉姨妈来的信，妈妈！”他一边喊着，一边抢先冲进了厨房。

布鲁克斯先生和太太刚吃完午饭。布鲁克斯先生正准备去西边的地里干活。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忙碌起来了。刚播完种，又得晒草。可听到汤米的话，他也停了一会，等待着布鲁克斯太太拆信。

信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第一页还没看完，她突然虚弱地喘了一口气，用手拍着嘴巴低声说：“呵，但愿别这样！”

“这次是什么事，格雷丝？”爸爸问道，“是不是安娜贝拉又要结婚了？要么她又要去非洲大森林旅行了？”

往常，爸爸要是这样说妈妈的妹妹安娜贝拉，她是不会答应的。可是这次，她却沒有理会。她继续看着信，并且显得越来越烦躁。看完信后，她把信扔到桌子上，转向爸爸，说：“安娜贝拉买了一座旅店。”

“旅店。”爸爸重复了一遍，“怎么——看来这主意并不坏。经营旅店，安娜贝拉或许能弄得不错。”

洁妮丝和汤米感到很失望。只有这一次安娜贝拉使他们失望。姨妈做事总是那么明智和有条不紊，连爸爸都称赞她。可是妈妈看完信后，为什么烦恼呢？

布鲁克斯太太显得越来越烦躁不安。

“爱德华，麻烦就出在这儿。她是在老远的原始森林里开旅店，哎呀，天哪！”她用围裙擦了擦眼睛，“给，你自己看吧！”

爸爸接过信，读着读着也象妈妈刚才那样激动起来；他们发现爸爸读信时脸色也变得严峻了。

“哼！这下可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看完信后，爸爸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森林中的旅店，几乎快要到加拿大边境了！而且她买这所房子是想挣更多的钱，欣赏绚丽的风景，真是……天哪！”

“我想，对于一个单身女人，特别是安娜贝拉这样的年轻女人，连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布鲁克斯愁眉苦脸地

说，“如果是夏天的话，或许会好一些，可冬天她怎么办呢？除了猎人和伐木人，她连邻居都没有啊！”

“哦！可我们是无能为力呵！”爸爸忧郁地说，“对于安娜贝拉任性的脾气，我们一向是毫无办法的。遗憾的是约翰死了。如果说哪个女人需要一个明智的男人来保护她的话，她就是一个。我得去干活了。”

他出去了，“砰”地一声，使劲地关上了木板门，好象是在摔门似的。

“妈妈，别老往坏处想，”洁妮丝安慰地说，“事情可能并不象您想的那么糟糕。能让我 and 汤米看看信吗？”

妈妈点了一下头。他们很快就看完了信，眼睛闪闪发亮。

“天哪！妈妈，您还没告诉我们她让我们俩去陪她和修伯特过夏天呢！”汤米叫了起来。

“我们可以去吗？”洁妮丝乞求地说，“我们可以帮她安排一下，还可以和修伯特作伴，而且还——”

“修伯特！”布鲁克斯太太打断了她们的话，“别跟我提这孩子了，整个事情都是他引起的。安娜贝拉说过，都是因为他那么喜欢，她才买了那地方。”

“可您还没见过那个地方呢，妈妈！”汤米申辩着，“安娜贝拉姨妈说，从那所房子的正面可以欣赏非常美丽的景致。那所房子一共有十六间，而且离杰克蒙还不到四里路，那儿可能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杰克蒙是个偏远的地方。”布鲁克斯太太呜咽起来，

“那是个荒无人烟的边陲小镇。哎！要是她还没卖掉她在波特兰的那所好房子就好了。即使她在买那个地方之前，先租下来试几天也就好了。”

汤米又将信匆匆看了一遍，寻找其它令人振奋的内容。

“她的邻居不是伐木人，”他说，“离她最近的邻居是一些边防巡逻兵。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同警察做邻居更安全了。”

“妈！让我们去吧！”洁妮丝又一次恳求着。

“你们在那儿住一阵子，或许会对安娜贝拉有些帮助。”布鲁克斯太太说，“你们可以看看那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那儿太糟糕，我和你父亲就坚持叫她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她卖掉那所房子，再买一所离家近的。我们得看看你们的父亲能不能相信你们到那儿去没有什么危险。”

对于这件事他们谈论了很久，又和安娜贝拉通了很多信。事情最后决定了。尽管他们的父亲坚持说那儿是缅因州的未开发的地区，汤米和洁妮丝还是在七月的头一天乘公共汽车出发了。

汽车载着他们穿过秀丽的乡镇，沿着公路行驶了好几个小时。

当汽车停在一个叫凯勒汤克的小村子里时，汤米抱怨道：“这儿并不象原始森林！”

“你以为在路旁就能看见麋和熊吗？”洁妮丝说，“那得等离开公路才能看到它们。”

不一会儿，他们穿过了佛克思村。司机向他们介绍说，“这儿就是迪德河与肯纳贝河汇合的地方”。“这儿是离杰克蒙最近的地方。”司机又补充了一句。

“杰克蒙离这儿还有多远？”洁妮丝问道。

“还有三十多里，一路上什么也没有，尽是树。”司机回答说，接着又笑了笑，“你们正在进入天赋之国。”

在森林里走了三十里，一路上尽是崇山峻岭和高山湖泊，这可使喜欢冒险的汤米感到心旷神怡了。

在阳光照射下，云杉和松树散发出香味，一阵阵地透过打开着的窗子飘进车厢。

“天赋之国！”汤米重复了一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汽车在杰克蒙站停靠后，他们看见表弟修伯特正兴奋地指着他们。站在旁边的安娜贝拉姨妈穿着一件很好看的粉红色连衣裙。洁妮丝想，看上去，她就象一朵野玫瑰。

“我们有一辆汽车，”当洁妮丝和汤米从汽车上下来的时候，修伯特大声地对他们说，“妈妈已经会开了，我也正在学着开。”

他们互相拥抱。安娜贝拉姨妈吻过他们后，向他们介绍起这儿的情况来。这时，修伯特接过他们的提包，带着他们向一辆停在邮局旁的非常破旧的绿色轿车走去。

“我们不能没有车，因为山景旅店离杰克蒙镇有四里多路呢！”姨妈向他们解释说，“所以我买了这么一个破旧货，学着开它，这不，到了！”

他们边说边挤进车去，坐在靠背已经塌陷下去的座位上。

汽车猛地开动了，把他们的手提箱一下子抛在了座位底下。

“抓着点帽子！”修伯特提醒他们，“妈妈也是才学着开车的。”

“我已拿到执照了！”妈妈不悦地声明说，“这辆破车启动不稳可不能怪我！”

车开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把小镇甩在后面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长长的、深绿色的山梁。安娜贝拉姨妈说：

“这就是邦德瑞·保德。瞧！这儿多美啊！难道不是吗？从你们卧室的窗口正好能看到这儿。”

洁妮丝心想，安娜贝拉姨妈让他们住最好的房子，这真是太费心了。可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

“您不打算把能看见山上风景的房子留给来住店的旅客吗？”

安娜贝拉姨妈笑了笑，“谢谢你，洁妮丝！从每间房子都可以看到风景。我们处于邦德瑞·保德山脉中间，十几座山峰都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用不着吝惜风景。这儿周围的风景都挺美的，房子的四周都是山峰和森林，真是令人高兴！”

洁妮丝和汤米坐在座位的边沿上，着急地注视着前方。但当房子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所房子。最后，还是修伯特大声地喊了一声：“在那儿呢，那就是山景旅店！”

这么个荒凉、阴森的地方，会是安娜贝拉姨妈的房子？汤米和洁妮丝的目光碰在一起，同时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即使爸爸只见过一张这儿的照片，也决不会让我们来的。”汤米小声说道，洁妮丝也点了点头。

“它可真大呀，安娜贝拉姨妈！”洁妮丝尽量想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象是在赞美它，“你有好多房子给旅客住啊！”

安娜贝拉姨妈的笑声并不象平时那么快活，“我们有的是房子给他们住，亲爱的！——只要他们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过三个客人。”修伯特接着说，“可我们已等了两个星期了！”

房子座落在一道长长的荒岭上，门前一条陡峭的小路弯成一个半圆形连到公路上。这是一所很高的房子，方方正正的。三楼比下面的两层大，四边伸延出来，就象一个老式的糖碗扣在楼顶上。久经风雨侵蚀的油漆可能原来是深灰色的，而现在几乎变成土褐色的了。就连路边大树上挂的那块牌子，也需要重新油漆，上面“山景旅店”字迹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

“你们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油漆一下。”安娜贝拉姨妈说，“我们要把百叶窗和前门刷成淡黄色的，再在窗栏花箱里种上向日葵和牵牛花，这样可以使房子鲜亮一些，是吗？”

洁妮丝和汤米也认为这样会使人感到愉快得多。可是，随着他们经过那高大的房间和阴暗的过厅，走进二楼他们自己的房间时，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感到这里没一样东西可以吸引旅客了。

“这儿一点也不象个家，”洁妮丝想，“恐怕从来就不象。”

晚饭一点儿也不象过去同安娜贝拉姨妈和修伯特一起吃时那样地愉快。

“您是不是在为生意不好发愁？”汤米问道。

安娜贝拉姨妈的眼光有点暗淡，就象飘来一块阴云。

“我是在发愁，”她承认说，“可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可真糟糕。”

修伯特的嘴里塞满了巧克力蛋糕，他说话时尽量不让嘴里的食物喷出来，“这儿的人们好象不喜欢这个地方，要么就是不喜欢我们。他们从来也没有来过。”

“送牛奶的人甚至不肯把牛奶送到我们门口，”安娜贝拉姨妈接着说，“他把牛奶放在奶箱旁，说那条小路太陡了。”

“我想可能这房子闹鬼？”修伯特又塞了一嘴的蛋糕。

“要真是这样我也不怕。现在你们来了，我们来找找看它到底闹的是什么鬼？”

当然谁也不相信房子会闹鬼的说法。可洁妮丝还是打了个冷颤，汤米那双诚实的灰眼睛也露出了紧张的神色。那道荒岭早已开始给窗外的草地投下一片阴影。山脚下挂在大树上的那块路牌正在微风中摇晃着，发出吱吱的响声。这些，很容易使人感到这所阴森森的房子，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不妥之处。或许安娜贝拉姨妈这次真的做了一件错事。

第二章 石 中 鬼 魂

大清早，“得、得、得，……”修伯特和汤米下楼的声音就吵醒了洁妮丝。她的房间昨天晚上显得那么阴暗，可现在却被太阳照得那么明亮。邦德瑞山的蓝色山头静静地注视着她。

安娜贝拉姨妈冲着楼上喊道：“换上旧衣服，洁妮丝，今天早上我们来刮油漆。”

洁妮丝匆匆向镜子瞥了一眼。她觉得自己很象安娜贝拉姨妈，穿着红睡衣，一样的玫瑰色的深色头发，一样的脸颊上也有两个酒窝。她觉得比起表弟修伯特来，她倒更象是安娜贝拉姨妈的孩子。

修伯特有一张端正的、坚定的下巴，一双蓝色眼睛给人以敏锐的感觉。成年人都觉得他是个既懂事又娴静的孩子。不论出什么事，人们——除了那些特别熟悉他的人，例如他的父母亲——都不责备他。可洁妮丝却认为他一分钟想出来的好主意和坏点子是汤米一年也想不出来的。

“汤米才真是个懂事的孩子。”穿完衣服后洁妮丝想，“可他那有雀斑的小鼻子和活泼的蓝眼睛，使人觉得他总是在不停地想着要干什么。”

她急忙下楼，来到厨房，和那两个男孩子一起吃早饭，

他们正在贪婪地吞吃煎饼。今天早上再没有使他们感到忧郁的阴影了，却有一脑子奇怪的念头。

“我来洗碗，你们可以到周围去转转。”安娜贝拉姨妈说，“等你们回来后，我们就干活！”

他们来到外面，修伯特指给他们看一个空着的牲口棚和一个古老的果园残址。果园前面是一片草地，灌木和大树交错横生。只好沿草地边缘的一堵石墙以及从灌木丛中露出的大块石头，才表明这儿曾经一度是一片草场。

“那个山梁以内，都属于我们，”修伯特介绍道，“过了那山梁就是绵延数里的森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要是没有向导，就别想进森林。”

“我还以为附近有些邻居呢！”洁妮丝说，“眼前大自然寂静得使人害怕。”

“有的。”修伯特说，“可是离我们不太近，那儿有一个名叫格兰特的人住在公路的上方，离这儿大概四分之一里路。这是那个开牛奶车的男孩子告诉我的。他是个边防军人，守卫着边界。他们在这片荒野里巡逻，就和加拿大的皇家骑警一样。”

“我真想见见他！”汤米大声说。

“我也想见他，”修伯特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他谈一谈。”

他们回家后，发现安娜贝拉姨妈正站在小路上注视着三楼的窗户，眼睛里露出失望的神色。

“这些百叶窗这么高，我们几个是绝对没有办法把它取

下来刷的。”她说，“可要是把它们留下来不刷的话，刷其它的窗子有什么用呢？”

“我们得找个人帮忙，妈妈。”修伯特说得很快，“我们可以到公路那边找格兰特先生，问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

安娜贝拉姨妈着急了，提高嗓门说：“你们可不能去！要是我们让他来干活，他会怎么想呢——简直莫名其妙。他又不是给别人干杂活的。”

“那么，”修伯特坚持道，“我们可以到他那儿打听一下，他肯定会知道附近谁是干杂活的。”

安娜贝拉姨妈的眼睛亮了一下，“我明白了，你们是在找借口认识这个边防军人。好吧，去吧！我们迟早要认识他的。你们走后，我就开始卸楼下的百叶窗。”

三个孩子高兴地欢呼了一声，蹦蹦跳跳地穿过草地，向公路走去。

“这儿可并不寂静。”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身边擦过，洁妮丝很高兴。

“这儿是通向魁北克的主要公路，”修伯特说，“来往的车辆这么多，你们可能以为我们的山景店会有许多旅客，是吧？”

“那所房子太黑了，看见它会使人连精神都打不起来，”汤米坦率地说，“不过等我们把窗户、门和窗栏花箱刷成黄色的，那就大不一样了。”

“但愿如此。”修伯特说，“我和妈妈都在发愁。自从

我们搬来后，人们看待这所房子的眼光都那么奇怪，简直让人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要是格兰特先生是个热心人的话，我们或许可以问问他。”洁妮丝建议说。

一拐过弯，他们就看见了格兰特的房子。那是一幢舒适、干净的小房子，后面长着一排高大的松树。

“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修伯特说，“他还没结婚呢。我想他一定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

越走越近，他们看见格兰特正在路旁劈一块大木桩。他的身体又高大又结实，清癯的脸上呈现出室外工作人才有的棕黄色。

“他象个电影明星！”洁妮丝欣喜地悄悄说。

修伯特和汤米却不以为然，“他才不象个电影明星，他就象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管怎么说，”洁妮丝嘴里嘀咕着，“他就象个边防军人的样子！”

格兰特先生的目光很友好，表明他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

“看来你们是我的新邻居了。”听完孩子们的自我介绍后，格兰特说，“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一直在想，谁有那么大的勇气搬到老托蒙这个地方来。”

“为什么需要勇气呢，格兰特先生？”洁妮丝迫不及待地问，“我是说搬到这儿来。”

格兰特先生避开了他们疑惑的目光，解释道：“哦——